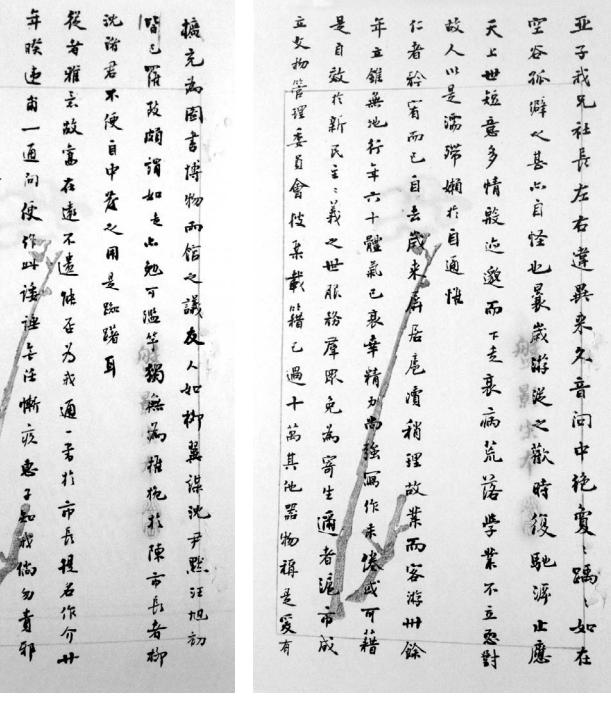


●管继平

■文人尺牍(三)

说说文字因缘在

——姚鹤雏致柳亚子



不用再改一个字！我想姚鹤雏写小说的本领也许得自林琴南先生之真传，捷才如此真不多见矣。而且，有评者云姚氏小说的抒情处婉约风华，还为林氏所不及。

辛亥革命后，姚鹤雏南归，在上海任《太平洋报》、《民国日报》以及《申报》等多种报刊编辑，并由柳亚子、陈陶遗、叶楚伧之介绍加入南社。后姚鹤雏又引荐了松江的朱鸳鸯、闻野鹤、陈蝶仙一起加入南社，从此，以文会友，吟诗唱和，不亦快哉。说起这位朱鸳鸯，名字极易与姚鹤雏混淆。两人名中皆含一“雏”字，故有“云间二雏”之称。朱氏年轻，鸳鸯从姚鹤雏游，两人笔墨论交，并有《二雏余墨》刊印行世。十分可惜的是，这位朱鸳鸯非常短命，年仅二十多岁就因病下世了。即使生命如此短暂，但他在南社时，还是和“盟主”柳亚子闹了一场不小的纠纷，这场纠纷的起源，说起来与“二雏”都有关联。

许多人都知道，南社的由盛而衰，往简单里说，主要是内部的唐宋诗之争。起先只是观点的不一，继而起了纷争，再于报刊上写诗撰文，由辩论发展成攻讦谩骂，最终酿成水火不容之矛盾。柳亚子是诗人，爱憎分明，意气用事。他崇尚唐音，于诗喜欢龚定庵，可是他时时不忘自己的“盟主”地位，容不得他人宗法宋诗，喜欢黄山谷，仰慕同光体。一九一六年一月，先是姚鹤雏在《民国日报》上连载诗话，大谈同光体之优，柳亚子看不惯了，则以诗回敬，极力贬低同光体所尊崇的江西诗派。结果，先冒出个留洋归来的胡先骕，后又有松江籍年轻诗人闻野鹤、朱鸳鸯，纷纷出来写诗撰文，与柳亚子论战。随着论战不断升级，措辞几成恶意攻击了。姚鹤雏怕事情闹大影响了南社，自己则成“南社罪人”，便写诗来调和。此时亚子正战得兴起，哪里拦得住？并写诗骂姚鹤雏是“罪魁”。后来，《民国日报》的老板叶楚伧眼看副刊成了互相骂来骂去的阵地，成何体统？为了平息事端，便压下闻野鹤、朱鸳鸯的诗不再刊登。但朱鸳鸯年轻气盛，岂肯善罢甘休，故又在吴稚晖主编的《中华新闻报》另辟战场，继续酣战。柳亚子被激怒了，终于拟出一份布告刊登在《民国日报》上，他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开除朱鸳鸯南社社籍……

此举一出，孰料又起波澜。首先《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成舍我就极力反对，他认为南社社章中并无主任有驱逐社员的权力，而且“诗宗何派，任人自由，干涉之者必反对之”。于是，他又拟出一份布告，号召其他南社社员出来主持公道，欲将柳亚子驱逐出社。《民国日报》老板叶楚伧与亚子交好，自然不会登他的布告。成舍我毅然辞职，用典当衣服的钱，在《中华新闻报》上买了版面，将布告刊出。于是，柳亚子在已经印好尚未发行的《南社从刻》二十集中，又夹印了传单，将成舍我也一样驱逐出南社了……

事至此，已难以收拾了。南社因此亦元气大伤，柳亚子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去了主任一职。将近二十年后，柳亚子撰文专门回忆了这一段内讧纷争，并对自己驱逐朱鸳鸯一事十分后悔。然而柳亚子写这篇文章时，朱鸳鸯早已埋骨黄土，斯人已去，恩怨归零，这一场由姚鹤雏引起的“纷争”，终于因朱鸳鸯的离去而彻底平息了。

文人间的论战，若是不伤元气，待平静时终还是可修复如初。柳亚子和姚鹤雏订交四十来年，虽也有过

观点不一之时，但毕竟未伤和气，仍为莫逆之交。如下是建国之初姚鹤雏致柳亚子的一封信，此信现藏于上海档案馆，我查阅二〇〇九年上海古籍版的《姚鹤雏文集》中，虽有致柳亚子的书信，但未见此札。

亚子我兄社长左右：

违异来久，音讯中绝。夏夏端午，如在空谷。孤僻之甚，亦自怪也。曩岁游从之欢，时复驰溯，止应天上，世短意多。情殷迹邈，而下走衰病荒落，学业不立，恧对故人，以是濡濡，懒于自通，惟仁者矜宥而已。自去岁来屏居沪渎，稍理故业，而客游卅余年，立锥无地，行年六十，体气已衰，幸精力尚强，写作未倦，或可藉是自效于新民主主义之世，服务群众，免为寄生。迩者，沪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搜集载籍已过十万，其他器物称是，爰有扩充为图书、博物两馆之议，友人有柳翼谋、沈尹默、汪旭初等皆已罗致，颇谓如走亦勉可滥竽，独无为推挽于陈市长者，柳、沈诸君不便自中发之，用是踟蹰耳。从者雅意，故旧在远不遗，能否为我通一书于市长，提名作介。廿年睽违，甫一通问，便作此诿辞，无任惭疚，患予知我，倘勿责夷！走顷以人民代表会议事来松江，匪久即去沪。如荷赐答，寄上海山阴路文华别墅十八号为便。专承
近祺！

弟姚鹤雏顿首 六月十三日

新中国成立，柳亚子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时常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赐宴，诗酒往来，待若上宾。而姚鹤雏在民国时，涉笔之余虽也偶有从政经历，如曾任南京市府秘书长、江苏教育厅典记、省政府秘书等职，然如今“客游卅余年，立锥无地，行年六十，体气已衰”，相比之下，与柳亚子的“高高在上”实在差太远。姚写此信的目的，就是闻听上海新成立的“文管会”正罗织人才，友人柳诒徵、沈尹默等都已在内，想托柳亚子给陈毅市长作个推荐，趁自己精力尚强，也好为新社会做点事。

这封信四百字不到，墨笔正楷写于两页花笺上。姚鹤雏诗文书法俱佳，我在那册“师友唱和笺札拾珍”中，欣赏到数幅姚氏书法手稿，在别册中也见过先生书写的对联，均意味蕴藉，儒雅秀逸。从大字看，其书师法二王，楷法清健自然；而一些尺牍翰札，则笔致内敛，古雅平和，尽得董香光、刘石庵书风之妙。通常的诗稿墨迹，姚鹤雏以行楷书见长，写得颇轻松闲适。而这份书信则相对“紧”了一些，也许是姚鹤雏已经到了晚年，他因病卒于一九五四年，距写此信也不过四年时间。再者，此信毕竟是央托他人办事，字迹当以工整简洁为宜，所以一手楷书也难免拘谨了一点。这个与柳亚子的狂放实在不同，我见过柳亚子的书法诗稿和信札，每每皆有“匆匆不暇草书”之感，若无释文，其不按规矩之草法，实难以识读。如果以狂草写信而求人办事，那一定是自找活该，试想，你都不知所云，他人如何有耐心读懂你的诉求呢？

姚鹤雏此信发出，柳亚子的复信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据《姚鹤雏年表》所载：一九四九年夏，由柳亚子推荐，姚鹤雏受聘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又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柳亚子抵沪，陈毅市长在百老汇大楼设宴，姚亦应邀出席。会后，由柳亚子推荐，陈毅市长任命，姚鹤雏出任松江县副县长。

由此可见，柳亚子接信后确实是向陈市长推荐了，还将事情办妥落实了。姚鹤雏曾有诗代简致柳亚子说“卅载文字因缘在”，看来并非虚言。柳亚子一九五〇年有《红桑一首用姚鹤雏韵》，其中“红桑黄竹几番更，卅载难忘社情”，也许就是写于那一段时期。数十年之后，南社文人都已星散，然而那一段文字因缘、那一段文人情怀，却是难以褪尽的。

乙未正月，《中国篆刻网》、《中国书法家》等网站隆重推出了一道艺术大餐：徐正濂篆刻函授20周年纪念——书画篆刻网络展。此展领衔是徐正濂先生，同时随后的是100位弟子进行展示，犹如一排排整齐的方阵，等待检阅！所以，有人誉为：“徐家军”此次展览就是一次“阅兵式”。

展览以书、画、印、文融为一体，可以说是近年来网络展规模最大、内容最丰、作者最强的一个展览。笔者在想，“徐家军”这个名字是哪位“高人”所命？越来越觉得这个“称号”够味。笔者对“徐家军”也作过了解，有其“编号”的弟子就达338位，另有部分无编号的“弟子”，估计有近400位，相当于部队的一个“建制营”。

一晃，20年过去了，当年那些“从军”青年现在何如？据不完全统计，“徐家军”里现有中国书协会员100余人、西泠印社社员10人，在中国书协和西泠印社举办的展览中获奖作者达到了50多人次。有的已是全国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篆刻家；有的已走上了省、市书协主席或副主席的位置。

至于说此展像一次“阅兵式”，笔者也觉得在理。何谓“阅兵式”？多年的军旅生涯告诉，所谓“阅兵式”就是按规定的队形和礼节，接受首长检阅的仪式。笔者知道此次展览最初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后请示徐正濂老师同意举办的。学生的用意也是想请老师“检阅”一下这么多年他们学习、训练的成果。

此次展览，要求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创作4至10幅（方）作品，其中一幅为指定内容“长勿相忘”，有时间的同学还可撰写一篇心得体会。“长勿相忘”是我们常见于汉代铜镜铭文或汉瓦当上的，它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与希冀。今天的“徐家军”用于创作，可能更能表达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一种情感。这里，笔者想摘录几段“徐家军”中人的心声：

“先生每印必改，每信必复，从字法、章法、线条、刀法、印的格局气息内涵，都用铅笔或钢笔画上箭头，用很多文字一批注。”

“在与徐老师的书信往来中，领悟着老师的字字真言，我不止调整着自己的艺术理念，修正艺术前进的方向，也于其中不断汲取人生向上的力量，思考着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近十年来，我辗转南下，舍弃很多过往物件，但先生的信件我却时时带在身旁。”

“那年见到了真实版的徐老师，才感叹其人、其文、其印三者是那么统一。”

“没有徐师就没有我对书法的格局观，就没有我对书法的敬畏，对艺术的求真，这就是我20年的收获。”

……

句句肺腑之言，让人感动！那么，“徐家军”此次网上展究竟反响如何？一个多月来，网上点击数达到了5万人次，留言和短信有400余人。在这里，笔者也想摘录几位网友对“徐家军”的评价：

网友大默默龙留言：徐先生的优良品质给徐门弟子以熏染和感染。这一点在这次展览和历次的印友作品集中都有明显的呈现，而“徐正濂印友会”、“徐正濂篆刻网”更是徐正濂精神魅力、艺术魅力的体现。

网友海涵轩评价：此展是一次集中展示，一次教学展览的“大阅兵”。徐老师作为展览的起航者，更让该活动成为了书法篆刻教学的亮点，有学术性，也有创造性，这样的书法活动值得称道也，艺术来源交流，更来源与更多人的关注也。

网友聚怀轩说：此次展览都是一些实力派，并有相当高造诣的书法家、篆刻家。其阵容庞大，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不管是篆刻作品，还是书法作品，他们各有千秋，各具风貌，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网友禅墨说：观罢先生的印友会作品展，让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可谓桃李芬芳，百花斗艳，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视觉盛宴，文化大餐！

网友郭春峰说：90多页的帖子我足足看了两天。说实话这样大部头的网展是不多见的，能把这么多人集中起来足见徐老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才能。

网友天下行者评价：徐先生的印友会堪称“篆刻界的黄埔军校”了！徐先生就是响当当的校长！桃李满天下！铁笔会群雄！

网友杨永卫还撰写了一首嵌名诗：徐门广二十年，正气弥漫刀石间，濂溪爱莲清气久，伟绩丰功谱新篇。

……

对“徐家军”网上展笔者就不多言了，读读这些留言就足够说明此次展览的份量与影响力。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个插曲：不知大家是否见过一本“小册子”，名叫《听天阁印话》。这是2001年9月“徐家军”中的一位弟子油印的，收集的是徐正濂老师函授时批改学生作业的评语。“小册子”装订简单，就像一份文件材料。据说当时还印刷了200份传递到了全国10余个省市自治区。最让笔者没有想到的事，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今天又被发到了微信中扩散，更有甚者把《听天阁印话》改名为“徐正濂传授篆刻秘技”。当然，这只是一个插曲，但笔者认为插曲的背后一定蕴藏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关于展览问题，笔者也曾问过徐正濂老师，20年的纪念展为何不到“展厅”里去举行？他说：现在的展览太多了……近日，笔者读到《中国艺术报》一篇专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的文章，才恍然大悟找到了答案。范迪安说“每个策展人都担负着应有的社会责任，特别是文化责任，因为策展的作品是展览，当展览面对公众时，策展就是在做公共文化作品。一个展览策划好不好决定着展览的社会效益，特别是文化上的品质。”也许徐正濂老师也是这样思考的，才选择了“网上展”。的确，进入“展览时代”，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书法展不计其数，笔者以为无论是团体展，还是个人展，都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筹办展览的社会效益与文化品质，还是慎重为之吧！但愿不要再听到：××展览开幕式就是闭幕式。

前几天挑选作品时胜平迫切的心情，他也许在为自己整理他的书法生涯了。

至此，我一下子明白了所有的一切！在生命面前，书法又算什么呢？“回家”是明天（周一）胜平准备在崇明东滩一望无际的大地上挥写的两个大字，而这充满温情的两个大字，此刻对胜平，又该有何种的意义呢！

11月7日，“笔歌墨舞”胜平书法作品展如期在崇明八一广场风瀛洲画廊举行，而展览的主角此时正在病榻上与病魔进行着殊死的较量；11月11日，崇明书法作品展在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盛大开幕，胜平有五幅力作参加展出，在展厅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高大壮实的身影了；12月29日，第二届市级机关书法大赛颁奖仪式在上海图书馆隆重举行，而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胜平却无法前往领奖，病榻上的他只能在微信写下了“遗憾”二字，是的，此刻的这两个字实在是太沉重了。

今年1月29日，崇明文教系统书画展在崇明美术馆开幕，这是胜平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书法展览，也是他的谢幕之展。

就在我与朋友准备在春节前再去探望之际，二月十三日晚的噩耗，我与朋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殡仪馆见到了胜平，他已长眠了……

胜平走了，给亲人留下了无尽的悲伤；胜平走了，给朋友留下了无限的怀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是书法为他的生带来到了最辉煌的时刻，而他却来不及享受这份辉煌，天妒英才啊！

笔歌墨舞写人生

呕心沥血著华章

愿胜平的书画在人间长存！

愿胜平在天堂依然挥毫！

胜平走好！

●卢玮

笔歌墨舞写人生

——钮胜平书法生涯追记

书一个接一个走进了他的书法世界，书法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广阔无际。就这样，他开始游走于古人与时人之间，用时人的方法学古人，又用古人的方法学时人，他有了一把衡量优劣的标尺，那就是传统。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获得了远多于古人的书法资源，传统的书法宝藏任由书法人开采，胜平如饥似渴地学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通过网上名家书法教学的视频，获得了丰富的笔墨技巧，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胜平的学书依然是感性的，不管是帖学还是碑学，不管是隶书还是楷书，乃至行书、草书，只要喜欢就学，尽兴而学，兴尽而止，这样的学习获得的更多的是快乐，正因为这份快乐，书法才这样深深地吸引着他，以至于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投给了书法的事业。尽管胜平的书法取法有点杂乱，而人的天性却是不可改变的，那是从骨子里呈现出来的性格，所以，古人才有“字如其人”之说。总体而言，胜平的书法以情取胜，以意取胜，面对他的书法作品，一股朝气，一股清气在愉快的笔歌墨舞中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胜平的书法之路走的是时人与古人的结合之路，也是当今展览时代许多书法人的共同之路，从提笔临写的第一件时人作品起，他的书法就打上了厚重的时代烙印，而他后来的回归传统，也为他的作品增添了厚重的内涵。胜平的书法之路走得顺畅，也走得愉快，原本还有漫长的旅程等着他，而他却以这样的方式倒下了。

由于我与胜平同住一地，来往自然频繁，我总是他的新作的第一个读者，也是第一个批评者，往

中的另一件较小的小楷作品胜平把它投向了第二届上海市市级机关书法大赛，当获得一等奖的喜报发来时，躺在病床上的他只能再一次地叹息了，而这次的叹息却不同于“四堂杯”的那次，但更撕心裂肺！奈何！

去年10月中旬的一天，胜平突然来电，要我去帮他挑选他在崇明风瀛洲画廊举办的个人小品展作品。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他上课的大教室，课桌上摆放着大小不同的各类作品。我看了一遍问他，作品怎么不够啊？尽管小品展只需二十多件作品，但是候选作品仅三十多件。胜平说：写不出来了，就让我在这批作品中挑选。随后，又把他自己的学书感悟给我看，希望我修改润色一下，我一看，文章也不足千字，仅六七百字！而当时，我竟一点想法也没有。在挑完作品之后，他又让我看他在四尺整纸上写的大字作品“回家”，说是下周一，深圳卫视“回家”栏

目组要来崇明东滩拍摄他现场书写的场景，要我一起随行，我一口答应了，期待着下周一的东滩拍摄。

周日上午（10月19日）是上海书协一年一度的书法等级考试，按惯例，我们都将送学生进考场，安排完完事后，会在一起聚餐的。当我走到二楼走廊时，就见胜平在与考点负责人黄伟及书协送卷老师讲话，我走过去说到黄伟的办公室坐坐，胜平神情肃穆、平静地一字一句地告诉我，他得了肝癌晚期，这是最后一次送学生赴考了，下午就要去市区医院治疗了。我愣了，竟不知所措，最后，我们只能用安慰的语言告别了胜平。一切来的那么的突然，我们连一点点准备都没有，而他却在等待结果的煎熬中默默忍受了多少日。回想

